

父爱如山

□苗旭霞

暮色漫过窗台时,我翻开泛黄的相册,指尖拂过父亲的遗像——鬓角微霜的他,岁月像无声的刻刀,将挺拔的脊梁雕琢成拱桥,却把沉甸甸的爱,刻进了每一道纹理里。记忆如潮水翻涌,那些被时光沉淀的片段,让我读懂了何为“父爱如山”。

我敬爱的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教育工作者,他生前获得的奖状我还珍藏着,激励我做一個像他那样的人。到今年10月,父亲已经去世整整48年了,一直以来我总觉得他没有离去,就在我身边,关注着我的生活和工作,监督着我做人做事。

我3岁时的深秋,生母因病撒下我们离开了人间。父亲真是既当爹又当娘,我们姐妹几个,他最疼我,对我倾注的心血也最多。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没骂过我,更没打过我,他只是经常教育我要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做老实人。我一直来把这句话记在心上成了座右铭,而父亲就成了我最崇拜的人,他善良仁慈的品行,做事认真的精神,甚至连同过分谨慎懦弱的缺点都遗传给了我。

我在大蒲岙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组织开展给好学生送喜报活动。那时父亲在小岛上工作,已经好长时间没回家了。一天夜里,父亲回到家,看见贴在家门口的喜报,一向和颜悦色的他脸色铁青问这是怎么回事。妈妈告诉他这是学校组织同学送来的,也是他们贴上去的,父亲这才露出喜色,他告诫我,切切不能因为取得一点点进步就沾沾自喜,今后的路

还长着呢。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渗透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中,润物无声的。还记得我读小学和初中时,父亲经常去学校打听我在校表现,每次“校访”回来,他总是慈爱地与我聊天,他告诉我老师表扬我了,蛮好的。再三强调要谦虚,不可骄傲。那时觉得父亲的眼里特别有光,父亲教育我做人要有感恩之心,对养育我成长的乳母和继母,曾经教过我的老师,帮助过我的亲友都不能忘记。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次家庭会议,一次是我师范毕业,要去工作的小学报到的前一天晚上。他感恩国家的助学金使我能顺利地从小学初中一直读到舟山师范学校毕业,感谢一路关心教育我成长的老师们;他鼓励我工作后要关心爱护学生,刻苦钻研教育教学业务,千万不能误人子弟。他语重心长地说,人误庄稼只一季,教师若误学生那是一辈子啊!

另一次家庭会议是在我结婚前夕,父亲邀请前来贺喜的亲友一起参加。他当着大家的面,说我家是个好女儿,学校里是个好老师,出嫁要做好媳妇、好妻子。接着,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两份礼物,让我恭恭敬敬地送给我的乳母和继母,感谢她们的养育之恩。

父亲对我的爱是细腻的,含蓄的。我出嫁那天,父亲在院子里举行了送别仪式,父亲以妹妹的口气写了欢送词,妹妹朗朗诵读:

愿姐思想要领先,党的话儿记心间,
永远忠于共产党,紧紧跟着毛主席;

姐姐工作责任重,培养祖国小主人,
革命队伍要团结,诚恳耐心必须要牢记;
家庭团结很重要,对姐夫的关心要周到,
年长长辈要尊敬,邻居亲友要和好;
日常生活要勤俭,移风易俗安全卫生要注意
……

小干江水深又深,比不过我同胞手足情谊深,
姐要常来看望爹和妈,也要来看看我和小培红。
今日别姐在堂前,送别的话儿如泉涌,
千言万语并一句,愿姐前途多保重。

欢送词中八字嘱咐句句叮咛,包含着慈父的爱女之心,我哭了,在场的亲友也流泪了,父亲则背转身走进房里直到我离家也没出来。

出嫁后,父亲对我的关爱仍旧是那样浓,天冷了,还像我小时候那样嘱咐我及时加衣服;新鲜的蚕豆上市了,他就买来烧好,自己舍不得吃,放在他上班的地方,然后写一张字条到小干码头托人带给我让我来吃……

父亲给予我们的是那么多,给我们的爱是那么深,可是,他没能过上改革开放的好日子,女儿还没来得及尽孝,1977年10月18日,正值壮年的父亲就因心脏病突发离世。从此,我失去了慈母般的父亲,也失去了良师和楷模。

值得告慰父亲的是,我们姐妹四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

业业回报着社会。
如今,我已经走出父亲羽翼庇护的港湾,却发现山从未离开,他依然站在岁月深处,用沉默的守望为我撑起一片天,让我成为他眼中的骄傲。

海边人家

夏至:遇见地久天长

□晓奕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在院子里坐了好久。风把地上的烟灰吹得七零八散,也把我的心搅得七上八下。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直至缩为脚下的一个圆点。

父亲捡起一朵被风吹落的木槿花,看了许久,像是在凝视过往,又像是在打量岁月。

木槿花在院边生长了好多年,上小学时它才胳膊粗细,如今都快赶上碗口粗了。它旁边,月季花、鸡冠花和牡丹花都曾葳蕤繁茂过,却终究没能在贫瘠的泥土上熬过岁月,成了院边的匆匆过客。每年夏至前后,木槿都会开花,只不过开得 not 温不火,从未引得路人侧目,终是无声无息,黯然飘落,化为尘土。可今年它开得特别艳,父亲说,木槿花有美好的寓意,家里一定会有好事情发生。

好事情真的发生了。我考上了大学,圆了自己也圆了父亲的大学梦。好多村里人都借故来看花,说这花开得真好,这家人也不错。有人提起了当年的事,说父亲就差几分没考上大学,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家里缺少劳动力,他也就没再坚持,回家种地了,父亲笑了笑,没言语。无

人问津的角落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还真有些不太适应。

那天我陪他坐到很晚,太阳也很懂事,一直挂在天边,不肯落下。他和我说了很多,漫无边际的,什么话题都有,其间他还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还考虑不了那么多。父亲说也对,好多事情就是这样,走一步看一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船到桥头自然直。后面的话我不记得了,大抵都是些鼓励我的话。只记得,门前湖畔的蝉鸣个不停,像吉他的和声,很美。

开学那天,父亲坚持把我送到车站,临别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前面的路要好好走,别回头。我也不敢回头,我怕眼里的亏欠落下。转眼又是好多年,我也到了父亲当初的年纪。有了儿女,我更能体会父亲培养我是多么的不易。

就像这夏天一样。它也是有爱的,它的心里装着大地,总想着竭尽全力,把自己的日光和雨水尽可能多地给予大地。终于,在夏至这一天,它的爱,达到极致。

我们的父母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屋檐下

父亲的手

□石泽丰

父亲离开了我们。

我走到他身边,情不自禁地握起了他的手。

这是一双一生中几乎不曾被人相握过的手,它终年与锄头、铁锹、镰刀、扁担、绳索、犁耙厮守着,直到最后失去知觉。也是这双手,年年将春天的禾苗一棵棵下栽,将秋天的五谷一粒粒收起,编织成丰收的年景,铺成儿女们健康成长的道路。

在我幼小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惧怕过这双手——它传递着父亲心中的怒火,用粗暴的教育方式纠正着我成长的方向,并将深深的痛烙在我稚嫩的屁股上,形成一种久久不散的教训。记得一年暑假,我和伙伴们偷偷地跑到河里去游泳,当我们玩得正欢之时,父亲来了,他健步如飞,带着满腔的气愤和满手的“毒”性。仿佛要将一生的劲,在那一刻全使出来,抽打我。我感到四周特别寂静,近乎于我当时所理解的“死定了”,其结果可想而知。也就是在那些时候,我视父亲的手为教板,视它是我人生路途上醒目标志的高速护栏,是它让我按照他的意愿前行。

但父亲的手,也有显露温情的一面。它曾经将跌倒的我从沟畔牵起,将生病的我不停地抚摸,将我所害怕的黑夜用灯火驱散……我多次

注意过父亲用手划擦火柴的动作,尤其在那些劳作的田间地头,他从衣兜里摸出火柴盒,左手捏拿着,右手划燃火柴棒,然后双手卷窝着挡住外面的风,将手中细微的火焰依序送到围在身边接火抽烟的叔叔伯伯的嘴边,最后一点火星留给自己。他主动把尊重送给别人,同时也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让质朴的感激和细微的情意在民间乡野泛起,形成一道谦和礼让的风景。突然间,我想到父亲的一生,岂不也是一根燃着的火柴棒?他把光和热献给了儿女。

握着父亲的手,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是这双手为我挡住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也是这双手,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逆流推舟。事隔三十多年,即使遭受过它的暴打,在三十多年里,我也不曾主动与它为此握手言和。现在真的没有机会了,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机会了。世俗的浪潮里,我们难免接来送往,聚散分离,总是以握手示情。然而,我每一次回乡,每一次返城,都无视了父亲的手。尽管它为我在拎着沉沉的行李,一次又一次,我却没有与它相握表示感激。

现在,父亲走了,他安详地躺在那里,任我握着他的手,面无表情,任我握起一种冰凉,握起一种内心的疼痛和今生无法弥补的悔恨。

喝土茶

□林蓝

我喝惯了土茶
土茶叶就长在小村庄的山下
父亲母亲闲暇时
去摘下一把又一把

父亲母亲像两个哑巴
承受着生活太多的重压
一对沉默寡言人
喝土茶时才打开了话匣

我喝土茶后成了土作家
写的土作品土得掉渣

这方热土是我的发表园地
在小村庄里传为了佳话

喝土茶解渴提神又解乏
天然的茶香在散发
喝土茶先苦后甜
人生在茶碗内升华

土茶叶不比精制茶叶差
比起精制茶叶丝毫不掉价
我就像那土生土长的土茶叶
把自身的价值表达

五雷寺茶语

□冯飞雅

朝霞初升 旭日还在洗漱
露水已制破云层
指尖在嫩芽与荆棘间
翻找春天的第一抹颜色
伤口蜷缩成叶脉
渗进五雷山的顶端里
发芽的是那一滴汗水

制茶的滚筒里掏出青渥
老茶农固执地揉捻旧年的时光
铁锅烫出厚厚的老茧
用炭火烤暖的寒夜
都凝成一片片蜷曲的故事

山雾将茶篓浸成未寄的信封
褶皱深处,蜷着几代人的期望
等待你在评茶时将其拆封
尝出海天岩壁深处的清新

当我脚踩油门 跟它挥手
寺院的钟鸣声回荡在云端
我已在碗底打捞自己的倒影
经年的茶汤在你我的喉头滚过